

新昌游记

任怨(盛大文学白金作家)

刚听到编辑说邀我们去新昌玩的时候,脑子里的第一反应就是:新昌? 什么地方?

等到听说新昌就是天姥山所在地,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里面那个天姥山的时候,马上就脱口而出,去,无论如何都要去。不为别的,沾点谪仙人的仙气。

赶到新昌,第一站去的并不是天姥山,而是大佛寺。

提起大佛寺,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应该就是那副著名的对联。“人过大佛寺寺佛大过人,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这对联据说是著名的乾隆老大和纪晓岚合作弄出来的,不过意境很足,真的要研究对仗的话,似乎并不是很工整。当时咱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但很快就更悲催地发现,咱才疏学浅,果然找不到更合适的下联。

因为有了对联这个印象,所以对大佛寺还是很有感觉的。哪怕咱并不是真正的佛教徒,但并不妨碍咱去大佛寺瞻仰一下,沾点佛气也好。

一下车,刹那间感受到的并不是什么雅静,也不是什么清幽,而是一股透骨的凉爽。哪怕新昌曾经热出全国之最,热到43度,可在这里依旧还是一片清凉。那种透骨的舒爽,比起三伏天光着膀子躺在阴凉下的躺椅上啃一口冰镇过的红瓤黑籽大西瓜还要惬意三分。

进了山门,哦,不对,按照导游的说法,应该是“三门”,无相门,无作门和空门。空门上门没有横梁,进门之前大家可以选择一个门进入,很有讲究。

咱本是俗人一枚,六根不净,自然做不到无色无相;庸人扰世,更谈不上无因缘之造作;留恋红尘,貌似也进不得空门。三门处犹豫不定,踟蹰两难,这就有了选择障碍症,莫非就此裹足不前掉头而返?

算了,功德功德,见性是功,平等是德。好歹咱也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哪路货色,算是有点小小的功,随缘随缘,男左女右,进门去也。

没几步就是一个巨大的“佛”字,弘一大师手书,笔力雄浑,苍劲大气,占满了整个视野。果然不愧是大佛寺,连字都这么大。

不远处就有人介绍说,山上有个大佛头。号称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大佛寺的大佛? 但这个山是佛佛是山貌似说的是乐山大佛吧? 应该不是这里。

那个佛头真的看起来很大,很雄伟,掩藏在密林之中,得到旁边卧佛殿的石窟门厅那边才能看的清楚。

沿着栈道上来,果然看到了山中佛头。一个字,大!

转过身来,进入卧佛石窟,进门就被震撼。亚洲第一卧佛轰然出现在眼前。既然号称亚洲第一,不用问,好大啊!

下来栈道,接着走就到了所谓的“大雄宝殿”。之所以要加上“所谓的”这个定语,那是因为这里并不是真正的大雄宝殿。

咱一开始也以为这里就是大雄宝殿,可是当听明白了这里的典故之后,才知道,原来咱和清朝的大书法家俞樾的看法是一致的。

这里其实就是大佛寺真正的由来,江

南第一大佛的所在地。因为是弥勒造像,所以不是大雄宝殿。俞樾没真正来过,所以想当然的题了大雄宝殿四个字。咱已经来到门口,还是差点犯了大书法家一样的雅错。

其他名人手书什么的略过不提,咱也没那个资格点评,本来想马上去看看,却正好赶上一场法会,在真正的大雄宝殿那边。机会难得,先到那边看看,再返回来瞻仰这尊江南第一大佛。

说句实话,法会什么的咱真不懂,也不敢不懂装懂。跟在大家后面,闭上嘴巴,静悄悄地观看一个个僧人庄严肃穆的诵经,敲着各种法器,场面庄重,的确是很让人有点进入状态的感觉。

真正让我意外的,是这个供奉三世佛的真正大雄宝殿外面的一块牌子。上面只写着一句话“请不要烧高香”。

咱也算是走南闯北见多识广靠着现代交通工具转悠了大半个中国的伪驴客,不敢说全见识了佛教四大名山多少大古刹什么的,但却知道一点常识。不管哪个寺庙,都是无比欢迎信众花大价钱烧高香的。

特意询问了一下旁边的方丈大师原委。大师解释,第一,虔诚不用烧高香,清香一柱足矣。第二,出于安全起见,所以不建议。

很好! 这两个解释咱很满意。一没有借机敛财,二没有故作清高,很对咱的胃口。

再返回参观江南第一大佛的时候,心情就已经大不同。

大! 真大!

外面看着不起眼,可是进去才发现了不起。想到整整三十年,三代僧侣就在这里硬生生的将一座石山掏空雕刻出这座大佛雕像,除了感叹毅力之坚韧,赞叹雕工之精美,惊叹信仰之虔诚之外,还能做什么?

咱注视着佛像,佛像似乎也在注视着咱。那种空明见性的眼神,仿佛能够包容一切的博大胸怀,加上前面方丈大师的坦诚话语,让咱这个不是佛教徒的俗汉也是一时间肃穆了起来。

不敢有什么亵渎的想法,却一时又想不到该求些什么,杂念纷飞,求家人平安? 求赐福? 求解脱? 可能都合适,然后又觉得求得太多太贪心都不合适,只能一边谴责自己贪心的同时全部都求了一遍拜了几拜之后静悄悄地退出。

佛像的大小到了此刻已经无所谓,人心佛心才是真正的广大。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会有大佛寺这里三十年三代僧人的三生圣迹大佛,才会有乐山那座九十年才雕刻成的大佛,才会有龙门云冈石窟的那些历经数百年数十代雕刻的大佛。

大佛寺景区很大,里面还有很多佛,也有更大的佛,但游到这会,就已经尽兴了。见到了佛像,看到了风景,尤其是获得了心中的片刻宁静,这已经足够了。

返回酒店休息,第二天才去的天姥山。天姥山自我感觉很熟悉,因为咱假装可以全篇背诵《梦游天姥吟留别》,假装文化人嘛。

坐上旅游大巴,开始畅想到了地头怎么把咱的本事亮出来,假装和同伴们争论一下天台到底是四万八千丈还是一万八千丈,越人语天姥中的天姥到底是指天姥山还是指真正的天姥,想必那时候形象一定会高大上起来。

一转头,外面是盘山公路。开始没怎么在意,走了一段才意识到不对,赶紧仔细盯着。

盘山公路没错,问题是,公路只比旅游大巴宽了那么一米多的样子,这边差几十公分就能靠到山壁,那边差几十公分就能撞到防护栏杆。这样的公路,遇上错车该怎么办?

如果一路笔直的话,还不能让咱觉得如何,但当咱看到防护栏外面至少是深达百米朝上的山沟,而路又是十分名符其实的盘山,甚至有些路段还是直接在最小的半径要拐一百八十度的急弯的时候,那是啥感觉?

不会开车可能不觉得什么,问题是咱好歹也是个半吊子老司机,看到这路,汗毛直接就竖了起来。

家用小轿车还可能不会这么紧张,可咱现在坐的是旅游大巴,而且为了有个好视野,咱还特意抢的司机背后的座位。

这下子自作孽不可活了。眼睁睁地看着车头马上就要撞上山壁,然后一个极其危险的扭头动作,反光镜拨拉着山壁上垂下来的枝条蹭过,脑子里还在估计着轮子距离另一边还有多远。该死,为什么咱是个理科生啊,这种时候居然在计算内轮差?

叮叮当当的枝条差点把反光镜打破,正在庆幸中,前方弯道突然转出来一辆小车,一个急刹车,差点就迎头撞上。

脸色白面白咱自己看不到,但心绝对是狂颠了几下。如果当时身边有专业仪器的话,绝对能给个心颤的诊断。

大巴车和小轿车几乎是用毫米的速度来挪动,小心翼翼的仿佛在针尖上跳芭蕾舞。眼睁睁的看着大巴车扭动着巨大的身躯,前轮几乎半个跨出道牙子,再往外几厘米就是深不见底的山谷,那种滋味,真是非同一般。

终于两车安然无恙的错开,车上一片长出气的声音。这才发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整辆车子里的小伙伴们已经鸦雀无声。直到此刻,被憋在毛孔中的冷汗才冒了出来。

尽管盘山公路建造就是为了舒缓坡度,让人们感觉不至于那么陡升陡降。可是在咱心中,一路上感觉到的并不是平缓的节奏,坐着的不是舒适的旅游大巴,而是高度差超越百米的最刺激的过山车。明明速度表上看着不到四十码,可为啥咱总有一种高速飙车的惊悚呢?

终于赶到了地头,下车来的第一感觉,就是飞机终于安全着陆了。那种内心的平静和安宁,心从喉咙口掉回嗓子眼的滋味,比看到什么美景都让人满足。

前面是一个大草坪,平整的场地,平齐的小草,脚踩上去又柔软又有弹性。直到这时候才能让人生出一种平安是福的感慨。

往前走几步,到了草坪的边缘,向外一看,顿时间愣住了。

看到了什么? 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实在找不到什么合适的词汇来形容眼前的美景,只能照搬李太白的诗句。咱果然自己背诵了两句青莲居士的诗句,至于不久前才想的文化人的骄傲,那是啥?

青绿色的大草坪,下面就是白蒙蒙的云雾,周围的山头隐隐绰绰的露出来半个脸。站在这里,就好像站在云端。这里是天

庭还是人间? 怪不得人家说天姥山就是因为传说可以看到天上的王母而得名,果然名不虚传。

盘山路上的惊惧,冷汗,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顿时间抛到了脑后。值得,实在是太值得了!

山登绝顶我为峰? 咱还没到顶就已经有这感觉了。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那是泰山。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那是华山。在这里,咱居然找不出一个贴切的诗句来,突然冒出的竟然是相声《吹牛》中的一句话,飞机打咱腰这儿飞,卫星从咱脚底下过。

白云掩住了脚脖子,人仿佛在仙宫中。此时此刻,心中唯一想着的就是站在这里,将云朵踩在脚下,然后冲着周围耸立的如同金刚护卫一样的群山大喊。

喊什么? 我是天! 不行,太狂妄了。我在凌霄殿? 不行,太写实了。貌似有一句很应景,很贴切——I'm the king of the world!(回声:……the world!……the world!……the world!……)

怎样? 咱很文化人吧?

尽兴了! 再往前据说就是青云梯了。对于一个体重超过一百公斤的胖子来说,超过七十度倾斜、连一百斤以下的小瘦子都要手脚并用才能往上爬的青云梯,那不是盛景,那是噩梦。要是爬到一半脱手将后面跟着的同伴也砸下去,那画面太美,简直不敢看。咱果断地做出了一个英明无比的决定,回头,上车,去坐船。

恩,貌似跟咱一样的聪明人还不止一个,一车人好像都是。大家果然都是一路货色,不然怎么会聊的这么投机呢?

咱是一个对自己体力有着清醒认识的人,咱是一个对目标有着更清醒认识的人,咱是一个高尚的人,咱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所以,在沃洲湖上泛舟,才是咱以及咱的小伙伴们愉快欢乐玩耍的选择。

下山又是一次挑战,完整的上下山过程,可以十分形象的合成一个休闲项目——旱地桑拿。上山,浑身大汗,上去,满身清凉,下山,再次浑身大汗,这么频繁的出汗,还不费水。

古道上走了一次落马桥,听名字不听典故的话,似乎感觉很不吉利。幸亏咱不当官,否则没爬青云梯,却走了落马桥,不合适。

坐在沃洲湖的游船上,天姥山上激荡的心情才彻底地平静下来。从湖上再看天姥山,层层叠叠,八重山峦,错落有致,加上飘荡的白云,恍如天姥穿着的纱裙,美不胜收。

绿水,青山,碧波,兰舟,这才是咱辈文化人应有的情趣(青山一定要远目)。虽然登高远眺也是极尽优雅之事,咱一直认定那是瘦子文化人才有的乐趣。

接下来走了不少地方,真君殿,青山山庄,茶场,丝绸厂等等。地方都不错,算是给咱增加了不少见识,开了不少眼界。但再也没有大佛寺和天姥山带给人的那种心情。

很不错的新昌,虽然每个地方都没能特别深入的游览,可两个最想看的地方都算得上是乘兴而来,兴尽而去,如此足矣。咱好歹也是个文化人,不是吗?

梦随太白游天姥

作者:说梦者

太白一梦足千秋，
诗魂邀我逐梦游。
天姥未至诗已至，
白鹿不见骑青牛。

新昌修禅

作者:望月秋兔

名山簇卧佛，
静坐修禅心。
越州会稽地，
淡然品剡茗。

静思

作者:零青城

溪下竹绿禅庭古，
镜里荷香茶烟暮。
半日浮生向天姥，
水穷云起远尘俗。

青山客中

作者:木遥之

我本青山客，无意凡尘喧。
世间叠万象，浮途险中攀。
陡壁连风雪，路尽人且远。
我自逍遥行，云中访群仙。

盛大网络作家新昌采风作品选刊